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文

办案人员有权查朋友圈、网盘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日前联合下发《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规定》指出,在收集、提取电子数据过程中,办案人员可通过扣押、封存电子数据原始存储介质,计算电子数据完整性校验值,制作、封存电子数据备份,冻结电子数据。该规定将于 2016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按照《规定》,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依法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电子数据。电子数据面临被篡改或灭失“危险”时,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或检察长可批准对其冻结保全。
 《规定》还称,电子数据是案件发生过程中形成的,以数字化形式存储、处理、传输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数据。电子

数据包括：
 (一)网页、博客、微博客、朋友圈、贴吧、网盘等网络平台发布的信息；
 (二)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即时通信、通讯群组等网络应用服务的通信信息；
 (三)用户注册信息、身份认证信息、电子交易记录、通信记录、登录日志等信息；
 (四)文档、图片、音视频、数字证书、计算机程序等电子文件。
 以数字化形式记载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证据,不属于电子数据。
 《规定》明确,电子数据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应当保密。

同时,《规定》要求,收集、提取电子数据,能够扣押电子数据原始存储介质的,应当扣押、封存原始存储介质,并制作笔录,记录原始存储介质的封存状态。
 同传统证据相比,电子数据具有高科技性、不稳定性等特征,一旦被修改或删除,其证据效力就有可能丧失,进而影响整个案件的顺利办理。因此,电子数据的保全就显得尤为重要。
 《规定》指出,在收集、提取电子数据过程中,办案人员可通过扣押、封存电子数据原始存储介质,计算电子数据完整性校验值,制作、封存电子数据备份,冻结电子数据,对收集、提取电子数据的相关活动进行录像等方式方法对可作为证据使用的电子数据进行保护。

/ 京华时报

国内首家“眯一会”入驻杭州萧山机场

飞机被长时间延误、机场中转还要等好久、赶飞机发现去早了……当这些状况遇上“眯一会”,你可能就不会那么心焦了。
 国内首家“眯一会”近日入驻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总共 309 平方米,38 个床位,其中 10 个是从芬兰引进的豆荚,还有 28 个商务舱。有淋浴间、卫生间,还有手工咖啡、简餐。
 “眯一会”类似胶囊旅馆。但是与逼仄的胶囊旅馆相比,这里无论是豆荚,还是商务舱,顶上都是敞开的。
 昨天,记者赶到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逛了逛这家前卫的机场旅店。
 “眯一会”有暖色的灯光,简洁的桌椅和清爽的装修,进门左侧的半圆形内是总台,总台内放置了各种速食,还有洗漱包。记者注意到矿泉水 2 元、方便面 6.5 元。
 最高大上的要数休憩区。休憩区的设备有两种,一种名为豆荚,形似豆荚,长长的,又有点圆鼓鼓。可以平躺在里面睡觉,内侧有两个 USB 接口,能给电子设备充电。
 如果不喜欢敞开豆荚睡觉,它的顶上设计了一个带透气孔的拉帘。据介绍,10 个豆荚全部在芬兰生产,首次引进中国,每个 4 万元左右。
 另一种休憩设备名为商务舱,休憩椅类似

飞机上的头等舱,也有点像家用的多功能真皮沙发。坐在商务舱里,左侧头顶上方有一盏小灯,还有耳麦。右边有一个呼叫按钮,随时可以呼叫总台的服务员。
 正前方有个储物柜,下方还有一个保险箱,供大家存放贵重物品。上方则内嵌了一台电视机。白天提供薄毛毯、靠枕,为 38 个床位定制了一批五星级宾馆级的床品,都是上好的布草、羽丝绒。
 “眯一会”还设置了淋浴间。如果你坐红眼航班到达,可以在这里先冲个澡,洗去一身的疲惫再休息。
 在女士洗漱间内,有一个卫生间和三个淋浴间,男士洗漱间则有一个卫生间和四个淋浴间,白色的简单装饰,干净清爽。
 这里有一个大型行李间,可以存放大家的大包小包,在关键位置还安装了监控。
 这里还有叫醒服务,时间到了会叫乘客的,另外,服务员还可以免费替乘客跑腿,换登机牌、托运行李等。
 最关键的是,“眯一会”虽然在杭州机场内,但是很良心价。记者帮大家打听好了,4 小时 60 元,之后是每小时 10 元,如果过夜 22 点到 8 点,则是 120 元。

/ 钱江晚报



“北大屠夫”时隔12年 再辞公职网上卖肉



时隔 12 年,有着“北大屠夫”称号的陆步轩在自己 50 岁知天命的时候,又爆出惊人举动。
 9 月 19 日,他对外宣称“辞去公职继续卖肉”,不过这次他把肉摊弄大了,和合伙人北大校友陈生一起赶互联网大潮,在网上卖猪肉。
 陆步轩,1966 年出生于西安长安,1985 年以长安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这个北大毕业后在长安街头卖肉谋生的才子,2003 年 7 月 26 日经媒体报道后,几乎家喻户晓,掀起了一场关于人才话题的大讨论。

随后,陆步轩被安排进了西安市长安区档案局从事地方志工作。到区志办上班之后,他就把肉摊交给妻子打理,又于 2010 年给了弟弟,自己一头扎进了写书编书的工作中,甚至经常加班加点也毫无怨言。
 近日,记者专访了陆步轩。他说:“卖猪肉 10 年赚了 200 万,当公务员 12 年分文不剩。看来,公务员还是没有卖猪肉实惠。我是单位里比较异类的人。”
 现在,我这个异类的人,又异类了一把,把自己曾经梦寐以求的公职给辞了,要重操旧业当‘猪肉佬’。过去我是匠,卖猪肉的匠人,现在我想成为家。”
 问:你辞职经过了多长时间的考虑?
 答:实际上,从我萌生辞职的想法到正式离职,也就 3 个月时间。递交辞呈是今年 8 月 1 日,现在已经获得区人社局批准。
 2008 年 5 月,我结识了北大校友陈生,他是一家食品公司的董事长。他在养猪卖肉,我对这个行业比较熟悉,业余时间就帮帮他。
 2009 年创办广州屠夫学校时,没有教材,我就担负起编写教材的任务,至于兼任该校名誉校长之职完全是挂个名,利用我的影响力便于招生。
 今年 5 月初,我应陈生邀请,利用双休日赴广州参加他的公司的活动,某网以“北大屠夫能生意与公务员兼顾吗”为题予以质疑,并指责区政府不作为,被国内多家网站转发,造成不良影响。于是,区政府就派人调查我在企业兼职的情况。
 我与陈生是校友兼朋友,帮帮忙很正常,他提出过给报酬,为避嫌我没接受,也没持有公司股份,所谓的兼职完全是无稽之谈。调查倒是没什么——本来就没什么事,肯定不会查出什么。

陈生得知此事后,鼓动我辞职,跟他一起卖猪肉。鉴于公司业务拓展很快,为了不再给区政府及领导添麻烦,更为做成一点事,我慎重考虑后,决定辞职。
 问:当初你开肉店能挣不少钱,但你却想要一份公职。愿望实现了,13 年后为何又不想要这份公职了?
 答:不是 13 年,应该是 12 周年。那时候,想当公务员应该说是一种情怀。
 上世纪 80 年代的大学生,国家统招统分,而且是名校,应该有不错的归宿;但我运气不佳,以致沦落到街头卖猪肉。公职比肉摊的社会地位高,收入稳定,而且受人尊重。
 可是,真正上班之后,我的工资开始只有 1000 元,年收入万把元,这与我开肉店的收入相差甚远。2010 年之后,肉店交给别人经营,没有了肉店的收入,仅靠一个人的工资维持一家的生计还是有些困难。
 作为一个基层公职人员,收入低,工作辛苦,12 年只休过三次公休假,忙的时候,周六周日都得加班。区志办虽然也算文化部门,但基层工作琐碎,整天陷在文字工作里,枯燥乏味,缺少提升,在学术上也不会有什么造诣。
 2010 年,我为屠夫学校编写教材,压根儿找不着参考资料,几乎全凭自己依照经验摸索、调查、探究。撰写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自己的优势。
 一般专家教授多从生猪的养殖、繁育、防疫上阐释,对猪肉销售环节关注不够,更谈不上实践经验;而杀猪卖肉的,实践经验丰富,但缺少分析、总结、表述的能力。
 我综合二者长处,操刀卖肉十余年,接触过的猪成千上万,实践经验可谓丰富;受过几年高等教育,文字表述不会太差;又是个一根筋的人,遇事喜欢较真,再假以时日,有可能成为猪肉营销方面的专家。

/ 华商报